

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小五義  
第六十三回 小爺敗走西花園 內公子助拳太湖石前

詩曰：城頭疊鼓聲，城下暮江清。  
欲向漁陽慘，時無禰正平。

且說展國棟去到姑娘香閣秀戶，以比棍為名，把小姐誑將出來，先比試了幾下，敗走西花園內，進月樣門，直奔太湖山石。姑娘在後面追趕。國棟衝著太湖石嚷道：「呔！救兵何在？救兵何在！」姑娘一聽，不敢前去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孩子不是外邊勾了人來？倘若外邊勾進人來，自己拋頭露臉，沒穿著長大衣服，就是這樣打扮，漫說見男子，連婦女們都不見。倘若叫叔叔知道，數說自己幾句，那時怎了。國棟本是一個渾孩子，他真許外頭勾進人來，不如早早迴避為是。」國棟連叫救兵，回頭又叫：「姐姐，你怕了我了？是好的回來，我這有救兵，你敢來麼？從此你就永不用和我誇嘴了。」姑娘聽他這一套話，不覺的氣往上一壯，又見國棟衝著太湖石叫了半天，並沒人答應，自己忖度：「別叫這個傻小子誑我，一句話就把我嚇跑了。國棟是個傻人，他在外面一嘲笑，我豈不被外人恥笑？」這是姑娘都是驕傲的性情，何況這姑娘是一身的工夫，那性情未免的更顯著驕傲了。自己一反身，又追下國棟來了，說：「你這孩子，這個打今天是沒挨夠哪！你叫什麼救兵？你若不叫救兵，我倒饒了你。今天衝著你這個救兵，連你帶你這個救兵給我跪下，我都不饒。」隨說隨追。國棟就跑，衝著太湖山石又嚷：「救兵何在？救兵快些出來！不然我要不好。哎喲！救兵跑了，你可害苦了我了。」姑娘聽著喊救兵喊的緊，又收住步了。姑娘看太湖山石後並無一人，又追。追到身臨切近，國棟真急了，說：「救兵再不出來，我可要糊罵你了。」姑娘說：「今天你倒不要緊，我倒看看你這救兵是頂長三頭，肩生六臂？」國棟又說：「你不出來，連我姐姐都要罵你啦。」

盧珍實忍不住了，本是裝瞌睡，一聽要罵可就忍不住了；再聽姑娘說話又太大了點，連救兵帶國棟給他跪著他都不饒。本來無心與這姑娘交手，被這兩句話一擠兌，把盧公子的火擠兌的就發燥起來了。單手提那根齊眉棍，往上一抬身軀，往對面一看，原來是一個□七八歲的姑娘，追趕國棟：

短打扮，頭上烏雲有一塊鵝黃綉帕罩住，並沒戴定花朵，也沒有釵環鑄釧；穿一件玫瑰紫的小襖，蔥心綠的汗巾繫腰，雙桃紅的中衣；三寸窄小的金蓮，一點紅猩相似；粉面桃腮，□分的俊麗；手中提一根齊眉木棍。

盧公子故意斷喝一聲，說：「呔！什麼人大膽，敢欺負我的拜弟！來，來，來，與公子爺較量三合。」姑娘猛然間見太湖山石後顯露一人，小姐立住腳步，但見這位相公：

頭戴銀紅色武生巾，銀紅色箭袖，香色的絲帶，靴子、襯衫俱被太湖石擋住。往臉面上看，粉融融一張臉，兩道細眉，一雙長目，皂白分明，鼻如懸膽，口賽塗朱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輪，細腰窄臂，雙肩抱攏。

姑娘一瞧，羞了個面紅過耳，拉棍回頭就走。國棟在旁邊說：「救兵，打！打！打！別上他跑了，追打。姐姐，你可栽了跟頭了。就會欺負我，今天可讓人家追跑了，明日再別同我說嘴了。」

姑娘出花園，回自己香閣繡戶。國棟仍是後面追來，說：「你敢上後花園裡去嗎？」

姑娘回頭叫：「兄弟，到我屋裡來，我與你講話。」國棟不敢進去，就在院裡站著，拿根棍子說：「我就在這裡等著你。你幾時也給我跪下，我才饒你。」早有丫頭接了棍進去，問：「小姐，怎麼今天大爺得勝了？」姑娘說：「你少說話，請大爺進屋裡來。你告他，只管進來，不是誑著打他，有話同他說。」國棟方敢進來，說：「姐姐，你不是誑到屋裡打我去？」姑娘說：「你只管進來，我有話同你說。」國棟到了裡面，說：「姐姐，什麼事？」姑娘說：「兄弟，那邊坐下。」國棟說：「什麼事？姐姐你說罷。」

姑娘說：「你我兄弟，有什麼仇恨？」國棟說：「咱們沒有什麼仇恨。」姑娘說：「既沒有什麼仇恨，你為甚叫了外人打姐姐來？」國棟說：「就為你屢次三番打得我實在難受，我老不能贏你，故此我才找了一個助拳的。他也不是外人，他是我盟兄。」姑娘說：「你我兄弟，是親姐們，你打了我也不要緊，我打你也不要緊。誰道你竟把姐姐恨上了。好兄弟，你真不錯，我真疼著你了。我就是告訴爹爹去，我問問爹爹，你是那里約來的人，我就是教爹爹打你，我也打不了你。」說罷就哭，把國棟嚇了個膽裂魂飛，就與姑娘跪下說：「好姐姐，千萬可別讓爹爹知道，我再也不敢了。」他也明知要讓他天倫知道，必把他打個死去活來，故此苦苦央求姐姐。其實姑娘是怕他告訴，故此拿利害話把他威嚇住，就省的爹爹知道了。倘若員外知道，數說自己一頓，是死是活，叔叔比不得孀母，孀母數說一頓不要緊。想著把傻小子安置住了就得了，不想外頭還有人泄漏。

那盧珍雖然見著姑娘，見姑娘臉一發赤，回頭就跑，國棟就追。盧珍那裡肯追？見他們兄弟跑了，把棍子一扔，奔東院來了。回到屋中，看韓天錦病勢已然好到八九成。

重勞了好幾次，都由食上重勞，這也知道喝點粥了，看看全愈，正對著大官人與二員外在裡頭講話。少刻大官人出來，進了書房，盧珍站起身來說：「大叔那裡去來？」大官人說：「上裡邊同你展二叔談了會子話，看了會子閒書，要和我下棋，那裡我有閒心與他對弈？不然你上裡邊去，與你展二叔著兩盤棋倒也罷了。」盧珍說：「叔父既無閒心著棋，難道說姪男就有那樣閒心？姪男恨不得這時就到襄陽，見著我天倫才好。」丁大爺這也就不便去了。丁大爺又過來看了看天錦，就見盧珍在那裡坐著，忽然「嗤」的一聲笑了。大官人問盧珍說：「你方才笑什麼來著？」盧珍回答：「姪男並沒笑。」丁大爺說：「莫非你有什麼心事嗎？怎麼連笑你都不知道哪！」盧珍說：「姪男情實的沒笑，必是叔父聽錯了。」大官人隨即也就說：「大概是我聽錯了。」慢慢的察言觀色，淨看著盧珍仍是如有所思的樣子，待了半天又「嗤」的聲一笑。大官人說：「這你可就不必隱瞞了，有什麼心事快講上。」

盧珍情知隱瞞不住了，就將拜把子，見著人家姑娘，一字不曾隱瞞，就細述了一遍。丁大爺一聽一笑，問：「你看見這個姑娘品貌如何？」就把盧珍羞的是雙頰帶赤，一語不發，就是低著頭害羞。究竟總是古時年間的人，這要到了如今——我國大清，不用叔伯父問，自己就要講論講論，再說是什麼樣的英雄。

大官人忽然心想：「頂好的一門親事，我何不與他們兩下裡作個媒人？」想罷，復又到裡邊面見展二員外，仍是落坐獻茶。大官人說：「我自從到了家中，這些日子未曾見著姑娘，倒是把甥女請過來見見。」二員外點頭，立刻把姑娘請到。啟簾而入，一看姑娘，怎見得？有贊為證：

丁大爺，觀對面，但只見，一啟簾，進來了一位姑娘，貌似天仙。豔麗無雙多俊俏，閨閣的女子穩重端然，透出了，正色顏。綠鬢垂，珠翠鮮，麻姑髻，烏雲挽，別著個，碧玉簪。趁著那，珠兒又圓圓，翠兒又鮮鮮，花朵兒顛顛。穿一件，對領衫，襯衫上，繡牡丹。百褶裙，遮蓋嚴，準定那，裙兒之下是丟秀的小小金蓮。梨花貌，芙蓉面，桃蕊的腮，似把笑含。土形正，如懸膽，配著那，耳上環。櫻桃口，真是一點，不點胭脂，紅裡透鮮。兩道眉，似春山，皂白分，星眸顯。

見了那丁大爺，道了一個萬福，欲前不前。丁大爺看見了甥女小霞，方與展二員外說道：「姑娘幾載不見，長成人了。」二員外道：「姑娘，你也不認的你大舅了罷？」

姑娘回答不認識了，深深道了一個萬福，歸後去了。大官人復又問：「姑娘可曾許配人家？」展二員外說：「我哥哥的遺言，六件事全方才許配，差一件事不給，故此耽誤。」

丁大爺問：「那六件事？」回答：「一要世代簪纓之後，二要人口單淨，三要文才，四要武技，五要品貌端方，六要本人有官。」丁大爺說：「我作個媒人就是。盧珍可稱世代簪纓，家裡就是三口人，文才武技你是問過的，品貌你是瞧見了。這一到襄陽，跟著大人拿王爺回來，何愁無有官作？」展二老爺一聽，喜之不盡，說：「大弟，我見面就有意，可不知定過姻親沒有？今天

大弟一提，焉有不願意之理。」就此定妥。丁大爺身邊帶定一塊玉佩，作為定禮。二員外收將起去。丁大爺對盧珍說明，就把盧珍帶將進來，與二員外行了禮，就以岳父呼之。全家人皆知此事，都與員外爺道喜。

萬事皆是個定數，非人力所為。此事若非天錦染病，斷斷也成不了此事。親事定妥，韓天錦的病體全愈，告辭起身，直奔襄陽去了。全珍館闖禍，俱在下回分解。